

蓮荷心象

林天行

盛夏南風起，滿城濃綠花香，正是賞荷寫荷的好時節。世人愛荷，自古已然。夏日池畔，亭亭菡萏，蓮葉田田，於淤泥中生出卻潔淨清雅，是盛夏時光溫柔卻也堅韌的景致。四時流轉，寒暑更迭，一池荷景會隨季節凋零，但筆墨丹青中的荷花可跨越歲月、生生不息。於盛夏觀荷，於畫卷賞荷，一花一葉藏天地意境、文人風骨，是荷花穿越千年，始終被世人鍾愛的緣由所在。

不同時空、不同語境裏的荷花，各有風姿。中國傳統文化中，荷是至高至潔的君子。周敦頤名篇《愛蓮說》謂荷花「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漣而不妖」，是古代君子堅守本心、高潔自持的寫照。敦煌壁畫的蓮荷造像，融入佛家清淨、慈悲圓滿的寓意，讓荷成為東方獨有的禪意象徵。在西方，印象派大師莫奈畢生描摹睡蓮，在色彩變幻與光影流轉間，賦予荷花自由爛漫、熱烈鮮活的生命力。於我而言，與荷結緣、以荷入畫、借荷悟道，是貫穿半生的藝術修行。過去四十多年，我以創新筆墨與色彩，描摹荷之形態、領悟荷之精神，亦在一池荷影中，探索傳統與現代、東方與西方的藝術融合之道。

與荷的宿命相逢

我生於福建福州鄉間，祖屋後方最高的山峰名叫蓮花峰。少時懵懂，日日仰望山巒，埋下一生畫荷的藝術伏筆。從十餘歲執起畫筆，到青年時北上中央美術學院深造，我沉浸於歷代畫荷大家的筆墨世界。齊白石的質樸、張大千的飄逸、徐渭的灑脫，打破章法，各有性情。東方傳統筆墨的風骨，加之印象派、野獸派的絢爛光影，古今中外彼此對話，塑造我獨有的審美意趣。

一九八四年，我移居香港。這座融會古今

中外的城市，為我的藝術創變提供了豐沃土壤。我漸漸跳出傳統山水框架，兼收西洋繪畫構圖、色彩與光影技法。而真正讓我完成藝術蛻變，是與荷的宿命相逢。

一九九九年，我遠赴西藏寫生，在高反嚴重、生命垂危時刻，半夢半醒間見漫天荷花凌空飛舞，聖潔絢爛。漫天蓮荷給予我勇氣與力量，我豁然頓悟，荷不止是池中花，更是天地間澄澈的力量。正因這份奇遇，我開啟了以荷花為主題創作的全新旅程。我打破物象寫實的局限，追求即興隨心的創作狀態，將山水丹青的技法和氣韻注入荷畫之中，讓筆下蓮荷成為承載氣象與心象的創新之作。

作畫之時，我常用潑墨潑彩、墨色互破之法，線條與色彩交織共生；新創揉皺宣紙印拓之法，模擬荷葉荷杆的自然肌理。反覆疊色積墨，讓畫面越來越通透、越來越虛幻，形成介於寫意與抽象間的獨特彩墨風格。

畫荷的萬千心象

每一幅蓮荷畫作，都是人生不同階段的心聲寫照，藏着我的見聞、感悟與藝術追求。二〇〇四年的《待放》以白墨覆底，暈染出迷蒙的氛圍，筆下小荷若隱若現，看似柔弱，卻充滿新生的純粹與希望。同年創作的《若雪》，緣起梅里雪山之行。雪山的聖潔縈繞心頭久久難忘，落筆畫荷時，畫中似雪非雪、似花非花，一花一念皆是雪域留下的遼遠印記。

二〇〇七年的《湧》，是我融合中西畫風的代表作品。畫面之上，白荷亭亭盛放，立於廣袤天地之間，澄澈通透。這幅作品當年在香港一間畫廊展出時，曾深深打動一對前來蜜月旅行的法國夫婦。他們連續兩日前來畫廊，駐足畫前靜靜觀賞數小時，最終為收藏此畫甘願刪減兩國行程，成全與這荷花的緣分。由此我

深信，融合中西的彩墨荷畫，確然有跨越文化的獨特力量。

二〇〇八年的《霞光》，是我對「光影」的探索。中國畫自古以線條粗細表現陰陽向背，黃賓虹的「光如龍走」、李可染的逆光技法、林風眠的舞台光影，皆是中國畫光影美學的突破。此畫中霞光傾瀉，筆直的荷杆如現代建築般挺拔，在晨曦光影中搖曳生姿，既有傳統筆墨的氣韻，更有屬於當代的光影審美。兩年後創作的大尺幅作品《雪霏霏》則來自我的冬日奇遇：那一年北京冬天極寒，我在天氣最冷的一日赴京訪友，聽聞郊外有片荷塘，執意前往。嚴寒刺骨，雙腿數次抽筋，行路艱難。最終得見冰封荷塘之上，枯荷挺立、蓮蓬錯落，盡顯堅韌風骨。立於冰面，與殘荷相對，與荷共舞，心生無限感動。返港後激情落筆，成就一幅蒼勁又飽含生命力的冬日荷圖。

我亦嘗試多元創新的創作形式，在拼貼作品《天光雲影》中可窺一斑。將完整荷畫撕碎成瓣，宛若飄落大地的花瓣，再重新構圖、重組畫面，寓意生命迴旋、生生不息。留白處點綴花葉，斑斕錯落，恰似時光流轉，真真有「半池荷花半池雲」的悠遠意境。而近年新作《隱》，沉澱數十年經驗，畫面愈發通透。細雨灑落如漫天甘露潤澤荷塘，畫面光影瑰麗、如夢如幻，繁星點點、含蓄自然，是歷經千帆後的從容靜謐。

夏荷熱烈昂揚，冬荷堅韌清寂，晴荷明媚通透，雨荷溫潤空

靈。數十載畫荷悟道，我的蓮荷畫作已脫離物象本身。早年求技法、求形似，如今不求一花一葉的逼真復刻，重在心境，重在呈現心象萬千。荷之於我，是一生藝術求索的載體，是傳統與現代、東方與西方的融通之道。根系傳統文化，於傳承千年的筆墨意境中汲取，後浸潤香江風物人情，在中西藝術意境間遊走探尋。虛實變幻的彩墨筆法之間，走出一條新路，孜孜矻矻，步履不停。

荷風不息，筆墨不止。畫中蓮荷有些絢爛至極，有些平淡靜寂，正如我的人生寫照。也願每一位觀畫、愛畫的人們，能在蓮荷心象中，覓得澄澈本心，安放從容與自在。



▲林天行《欣聽》，水墨設色紙本，2024。

七日談

(香港篇)

洛杉磯普通話演講



柳絮紛飛 小冰

怎麼又說對外漢語教學？因為這是我的專業，有話說，有興趣，總覺得外籍人士學中文又好玩又有意思。洛杉磯的普通話演講比賽是這麼回事，比賽由當地的民間中文學校組織舉辦，規模最大、名聲最響的是「南加州中文學校聯合會」主辦的年度春季學術比賽 SCCCS Academic Contests。這是南加州地區華文教育的盛事，每年吸引五百來人報名參賽，比賽包括演講、詩詞朗誦、講故事、多媒體簡報、說笑話等，分不同年齡組進行，參賽者大多是南加州各所主流學校的學生。這個比賽在我看來，跟香港的「全港普通話演講比賽」差不離。

Grace是一個初二生，她圍繞「人工智能是否能替代人類」開講，這不正是香港前年高中組的話題嘛！這對於一個初二生顯然有難度，但是她敢於挑戰。Grace以兩個例證來否定這個可能性：情感和真偽。她說，她的生物老師威爾遜夫人給予他們的知識以及對不同性格的同學的指導和勉勵，人工智能根本取代不了；她還說，神乎其神的ChatGPT，對有些問題的回答是胡說八道，例如關於數字，它通常在回答不確定的數字時使用「零」或者「一」，為什麼？因為這兩個數用得最多。而實際上當然不是這麼回事，結果呢，它往往出錯。

Grace明白演講的目的，普通話

也好英語也好，語種不同但是目的是相通的。她的媽媽說過，演講就跟做飯一樣，用樸實的話風，得體的傳達方式，附上有價值的內容，把想表達的思想分享给聽眾，讓他們懂你，信你，與你共鳴共舞。Grace相信，這個比賽能提高她的漢語能力，能幫助她成長。是的，演講關乎語言和表達能力，強化邏輯思維，迫使大腦飛快地運轉，將紛亂的思維結構化，透過聽眾的反應調整內容，培養抗壓力，在眾目睽睽之下保持沉着自信。成功的演講，能打動人心，能帶給演講者人生中意想不到的轉機。

今年洛杉磯的普通話演講比賽，人數增加了兩成，參與者的族群也更加廣泛。除了這個賽事，另一個活動「漢語橋」也很有規模，那是世界各地學生展示中文的一個大平台，規格高，範圍廣，參與人數多。我在香港參加過漢語橋的評審工作，還別說，各地參賽者從不同背景和不同角度遞交的作品，非常有創意有特色，有的已經達到相當水準了。華語教育，看來熱度還在上升。

Grace今年能取得怎樣的成績呢？她說她「不太重視結果，但是享受過程。平時多積累，機會到了報名填表，當天清晨醒來，哦，今天有個比賽！就去。」這是一種多麼坦蕩而順達的學習姿態！與生俱來的嗎？至少不是人人都能行。

還好，想到自己還能密切地關注所學專業，我便覺得這是人生的一大饋贈。



英倫漫話 江恆

到英國觀光，除了欣賞名勝古蹟，也少不了探訪舊貨店，它不僅是蒐羅好物的場所，更是幾百年來人們尋找靈感、珍貴素材與歷史連結的重要地點。他悠閒漫步經過的那家店，是那種藏匿於城中各處犄角旮旯、擺滿陳舊奇物的小店，它們似乎出於嫉妒和猜忌，將那些散發着霉味的珍貴藏匿起來，不讓世人知曉。」這段話出自狄更斯的小說《老古玩店》的開篇，描寫的正是主人公夜遊倫敦時偶然發現舊貨店的場景。在現實之中，據說橫茨茅斯街的「老古玩店」(Old Curiosity Shop)，長期以來一直以狄更斯小說的靈感來源而被人津津樂道，儘管這一說法頗具爭議。至於僑居英國的作家W·G·塞巴爾德，則經常在他位於東安格利亞的家附近的舊貨店裏閒逛，他的一些「戰利品」最終都出現在他的書中。

毋庸置疑，儘管舊貨店日益沒落，卻正在成為英國城市偏僻角落的專屬領地，並且在創意生活中扮演重要的角色。以執導了著名電影《戀愛中的女人》的肯·羅素為例，他早年當攝影師時，就常在諾丁山附近的舊貨店裏淘道具。他在回憶錄中寫道，「我在波托貝羅路看到一個時髦的浴缸，就會買下來，然後拍下別人使用它的照片。」「我還會買一個二十世紀初的老式大燈罩……然後把它改造成一條裙子給女人

英國舊貨店

穿，或者一頂帽子給另一個女人戴。」無獨有偶，雕塑家愛德華多·保羅齊也曾四處探訪類似的商店，為他的拼貼畫和雕塑尋找素材，由於買的東西太多，最終令他位於切爾西的工作室儼如一個大型的舊貨店。

此外，藝術家彼得·布雷克也對舊貨情有獨鍾，他在接受媒體採訪時曾說，這緣於有一次準備舉辦以舊貨為主題的展覽，但他手頭的展品還不夠充分，於是「急就章」找到一家舊貨店，並幸運地買到一幅珍貴的舊版瑪麗女王畫像和一套莎士比亞作品集，為展覽增色不少，從那以後他就一直光顧舊貨店。而有「龐克教母」之稱的設計師薇薇安·韋斯特伍德位於倫敦國王路四百三十號的品牌店，在上世紀七十年代成為名人的流連之處與藝術人士的庇護所，也是龐克文化中的重要地標，其前身就是一家舊貨店。據薇薇安後來回憶稱，「這家店出售髮蠟、壁紙等老物件，還有我們認為風格真實的宣傳海報。我們搜遍倫敦的街頭市場，把這裏改造成了二十世紀五十年代工人階級客廳的複製品。」

在影視作品之中，舊貨店更是不可或缺的元素。比如在一九六六年米開朗基羅·安東尼歐尼執導的《春光乍現》中，主人公海明斯在影片前半段竭力想買下查爾頓的一家舊貨店，這家店堪稱倫敦雜貨鋪的典範，他幾乎無法進去仔細查看，因為店裏的物品經過多年堆積，已然成為建築本身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此外，在動畫師奧利佛·波斯特蓋特製作的定格動畫片《睡鼠》中，在舊

貨店裏擺放着鬆垮垮的舊布貓。而英國劇情喜劇片《斯特普托父子》裏，舊貨商父子在堆滿東西的舊貨店裏賣破爛兒。還有《神秘博士》第一集中，主人公博士降落在舊貨店裏。

儘管近些年來，受租金上漲、電商平台興起，以及購物習慣改變等多重因素影響，舊貨店生存狀態如同店內堆積如山的舊貨一樣岌岌可危，但在倫敦等一些地方，舊貨店依然勉強生存。其中較知名的一家位於格林威治，這家名為「Junk Shop」的舊貨店自一九五四年開業以來，始終保持着原始風貌，有如舊倫敦的翻版，並且一直是充滿歡樂的地方。同時，在布里克巷有間名叫「This Shop Rocks」的舊貨店，長年靜靜地佇立着，店內琳琅滿目的小玩意兒堆滿了過道，它的地下室尤其令人興奮，彷彿是哥德式東區陰暗角落的遺跡。

另外，蘇活區附近的「L. Cornelissen & Son」始創於一八五五年，是倫敦現存最古老的藝術用品店，裏面保留着維多利亞時代的木製貨架與藥劑師風格抽屜，裝滿手工顏料、中世紀墨水與兔皮膠等傳統材料，被形容為「藝術家版的斜角巷」，是尋找歷史技法材料的聖地。

總之，英國的舊貨店不只是購物場所，更是穿越時光的門戶。每一件舊物、每一本泛黃的書，都可能承載着某位藝術家或作家的靈感火花。下次造訪倫敦時，不妨放慢腳步，在這些充滿故事的店鋪間漫遊，說不定就會遇見屬於自己的心儀之物。

不爭



黛西札記 李夢

改編自作家陳彥茅盾文學獎獲獎作品《主角》的電視劇集，正在內地熱映，讓千年秦腔非遺走出山野戲台，走進大眾視野。

這些年，傳統戲曲時常「破圈」，藉由流行文化的助力走入日常，被年輕人喜愛。從戲服與時裝的結合，京劇與電影的互動，到今次《主角》中歌手王菲將流行音樂與秦腔結合演繹的主題曲，都是例證。秦腔擁有數千年深厚歷史，其雛形可追溯到先秦，歷經漢唐雅樂、民間散曲等發展，在宋元逐步成型，對於京劇、豫劇、川劇等不乏影響，是中國傳統戲曲文化的重要源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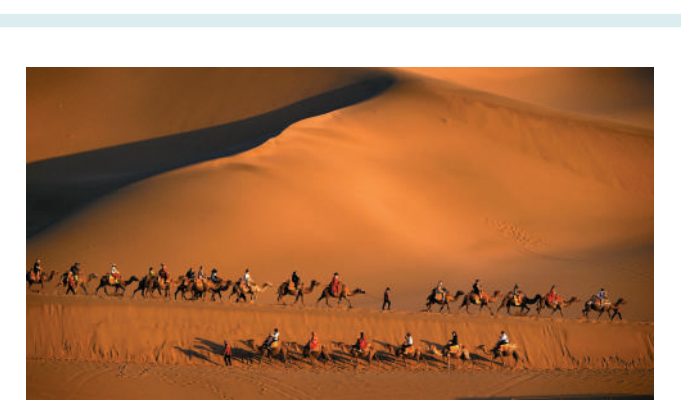
相較於越劇的婉轉和崑曲的綺麗，秦腔扎根西北蒼茫土地，唱腔高亢激越、粗獷質樸，是黃土高原精神與生命力的淋漓展現。從鄉野廟會到城市劇院，非遺秦腔不是塵封的傳統，而是西北地區民眾親切日常的陪伴。

秦腔注重舞台功底與藝德修養，藝人需從幼年練起，打磨唱、念、做、打，熟稔生、旦、淨、丑程式，往往歷經數十年歲月方能登台。近年，大眾娛樂和網絡文化的流行，令秦腔一度陷入人才斷層、市場萎縮的困境，很多經典折子戲甚至瀕臨失傳。在此情景下，小說及電視劇《主角》的面世，為秦腔藝術的魅力提供了難得的傳播平台。

小說和劇集均以秦腔名伶秦娥半生沉浮為主題，講述深山放羊娃誤打誤撞踏入戲曲行，歷經數十年苦寒磨礪，從打雜小工蛻變為一代秦腔名角的傳奇人生。縣劇團鼓師、落魄男旦以及為守住老戲傳統而漂泊浪跡的老藝人，這些圍繞在主角周圍的配角刻畫亦精彩。群像的描摹讓觀眾見到戲曲藝人的堅守，映照半世紀時代變遷中傳統藝術的掙扎、蛻伏與重生。原著文字冷峻深沉，憶秦娥一生顛

沛，歷經三段破碎婚姻、喪子之痛與無盡磋磨，命運的底色悲情。劇集則弱化了殘酷與凜冽，人物關係純粹溫暖，敘事基調更為圓潤柔和。如是改編，聚焦「擇一事、終一生」的樸素價值觀，角色成長和敘事遞進固然不免理想化，卻也更易引起共鳴。當下不少劇集常陷入重特效、輕內容的誤區，而《主角》劇組俯身打磨細節，演員提前半年封閉集訓打磨唱腔身段，戲服皆由非遺傳承人手工縫製，用真實日常與質樸的人物故事打動人心。

《主角》其名，意味深長。憶秦娥從不想當主角、只想一心一意按照師傅的提點好好唱戲，卻偏偏成了主角。這背後，便是「不爭，萬物莫能為之爭」的樸素哲理。主角不是單靠爭搶就能得來，而是需要真誠與熱愛，需要日復一日的沉澱和堅守。不論在戲裏或是在生活中，都是如此。



市井萬象

月牙泉響駝鈴

五月三十一日，遊客騎駝駝遊覽敦煌市鳴沙山月牙泉景區。

隨着旅遊旺季的到來，甘肅省敦煌市鳴沙山月牙泉景區多措並舉，提升遊客駝駝乘騎體驗。 新華社